以我之笔，歌颂春天

吟 春

文学院 申佳慧

冰雪无情的溜走，
微微划过略微温暖的风。
不知名的小虫无意的落在肩上，
不住的发出微妙的声响。
街边的杨柳吐露出嫩绿的枝芽，
生机盎然的景色吸引了鸟儿，
不住地停留、徘徊、寻觅。
不知何时，
粉白粉白的蔷薇花舒展身姿，
曼妙的绽放在充满温暖的校园。
羊群小道上的男男女女，
树荫下长椅上的停留的人们呐，
充斥着生命体的感官，
一种奇特而舒适让每个换上薄
衣的我们，
不住地露出发自肺腑温柔的笑容。
微风和煦，
鸟语花香，
让充满爱和快乐的世界，
重现春的气息，春的盎然，
既象征生命，
便努力绽放，
那执着与激情，
便是我心中春最美的样子！

诗三首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付任龙

杏花女

千金莫笑那一曲，
醉墨流连落花雨。
红妆掩面人怪痴，
呢喃轻吹林不语。
念随春风吹四起，
拂过谁家采花女。
浓妆作绝淡绝思，
玉手拈花飘梦里。

卜算子 山茶

悠悠风来雨，
幽叶滋新芽，
不见采女争来取，
遍地野茶花。
山茶清我欲，
怀怀淡如纱，
遥望满山青墨色，
但思到谁家。

踏春花语

桃花是下线花过
难得春风遇此间
笑过伊人轻踏幕
花语纷纷飞满天
初雨新晴贵倍加
雾绕缥缈山水间
日落星云清悠处
宁做凡人不做仙

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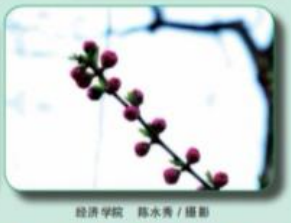
经济学院 李萌

来者四季的列车，
你领声而至。
亦然，我们之间，
无需语言，尽是思念。
瞧啊！它在向我热情的挥动着双手，
绿草茵茵，令人神往。
听啊！它在给我弹奏着愉快的曲乐，
鸟转鸣啭，激人心怀。
闻啊！它在为我绽放着迷人的芳香，
花明柳媚，引人心醉。
春！就让我牵起你的手，
直到寒冬尽头，直到花开之日。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何鹏 / 摄影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刘明伦 / 摄影

国际教育学院 杜中智 / 摄影



经济学院 陈水秀 / 摄影

春天印象

文学院 / 张光年

这座城市一下子变成了暖色调。

白粉的樱花绽放了，花瓣努力地伸展腰肢，花蕊则向外探着，像是要拥抱这个温暖的世界。不知名的粉红花则是朵朵依偎在一起团团锦簇，成行的杨柳万条垂下，青丝飞舞。松鼠们显得有些怕人，但是仍然在树林中穿梭不停。燕子飞回，鹂雀鸣叫。一夜春来，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嫁衣。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然而就在短短几日前长春还在狂风大作，沙土漫天。天是灰暗的，空气还透着冷。也许草木已经生长，但是却看起来灰突突的颜，仿佛冬日的严酷还未走远。——然而忽地就变化了，令人猝不及防。仿佛冬之女神忽然沉睡，春之女神降生于世。

新生的女神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她喜欢温暖的空气，于是驱逐了寒意；她喜欢明媚的阳光，于是号令阳光明亮。她喜欢多姿多彩，于是给灰秃秃的大地点缀上繁花。大概是拜这位女神所赐，人们脸上的笑容仿佛也多了。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若是春困，就要浪费掉这大好春光啦。

春天还染征着重新。花谢花又开，由来非一春。万物走向终焉但是会重获新生。百世枯荣但是仍将迎接黎明。人与自然是分不开的，自然的道理往往就是人的道理。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岂不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古人往往悲观，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好的事物终将遗去，故而无数诗人留下了伤春的逸笔。时间不会停滞，然而何须感伤？春将变成热情的夏，变成成熟的秋，变成冷酷的冬……但愿冬之后，又将是一度春光。春天必将到来。

春天，必将到来。

春天是种子，击穿了厚重的大地，见到了光。春天是鸡雏，打破了坚硬的蛋壳，感受到了风。春天是溪流，溶解了庞大的冰层，奔流着回归大海。春天是潘多拉之盒里唯一的宝物，她是可能性，是生的机遇，她之所以可贵，不是让大地蛇蝎妇红，让柳树万条垂下，而是一种力量，可以把6推动到1。如果说秋天的硕果是一种必然，春天的发芽则是偶然，她不可控，但是可以期待，她是希望。

不管漫冬的女神如何暴虐，都无法阻止春天卷土重来。这是春之女神给世界，给万物，给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不管经历了何等残酷的过去，未来永远留存一线生机。

和春深

文学院 / 王彩云

昨天下午在图书馆看书，坐在三楼窗边，旁边是一株生意盎然的绿植。读到郑板桥的《春词》：

春风，春暖

春日，春长

春山蒼蒼，春水漾漾

“春短，春长，趁此春日迟迟，开上几亩春荒，种上几亩春苗，真乃大家春忙。”

窗外也是一片春意盎然，看着这样美丽的句子，不由就让人心情愉快起来。

二月中旬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假在家的那段时间，我去地方的一个乡镇看望长辈，那个地方在天山里，交通不便，地势险峻，山路在重山里又弯又绕。但快九十岁的外祖父还生活在那里，因为种种原因，我已经近七八年的时间没有去看望老人。父母那时候暗示我说外祖父年迈又伤病缠身，平时我又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万一有个什么好歹怕是要留遗憾了。我从未想到那些，但一直也觉得愧疚，于是赶在离家之前去了一趟。

当我和父亲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时在路上碰到下山的人，他们会停下来给爸爸打招呼，说：姑爷，回来了啊。看到我又说：女女都这么大啦？来看外公啊。他们认识父亲，而我已经多年未来过，年少时的记忆早已模糊，只觉得这些人我该是认识的。有人手里挥舞着一截树枝赶着牛羊回家，牛脖子上系的铃铛“叮铃铃，叮铃铃”清脆地响。到天色将晚，也有鸟在山林间鸣叫，扑棱着飞过，回到树梢的巢。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七八岁的时候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的村庄是什么样子，十年之后竟还保持原样，除了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苍老。这里似乎与世隔绝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留在这里的大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不管是人心还是村庄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受过现代社会城市的污染。

白天也没有什么人，偶尔会看到大路上有人赶着牛羊回家，稀少的人烟，但人人亲诚热情，很远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都依稀可闻。

等到暮色四合，整个世界就暗下来了。没有路灯，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这里网络信号奇差，上不了网，所以人们几乎人夜了就围坐在火炉边摆龙门阵，嗑瓜子，九点多就上床睡觉了。

我在那里的那几天，是我这一两年来生活得最规律的时候了。放假在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烦躁丝毫不曾出现。

一觉醒来，听到有清脆的铃铛响，又渐渐消失。那是人们赶着牛羊经过了屋后，我想应该天亮了。但老屋深幽又没有窗户，我睁着眼依旧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只听到“咣咣”或“滴滴答答”的雨声。

我恍惚不已，这样的平静生活，是很多年没有过的了。

早上起来，房屋，庄稼，小路或者远处的大山，到处都弥漫着白色的雾，如坠云里雾里。

下山的时候，前面的人催促我走快点我笑着说，让我吸口“仙气”，好提起精神赶路。

他们都笑。

临走前去医院看妈妈，她在挂水，一直昏昏欲睡。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羸弱的老妇人，她的老伴坐在旁边空着的病床上，衣着简朴，但神态从容平和，毫无任何窘迫之态。

坐了好一会，点滴打得慢，也没有人说话，病房里静的出奇。妈妈说有点冷，让我把电热毯调高一点。

对面的老头听妈妈说冷，就俯身问老太太冷不冷，老太太摆头，于是他坐回凳子上。爸爸好奇这对老夫妻，开口问老头年纪多大了。

老头子说他七十岁，他陪伴病床上的老伴说，她比我小十岁，也六十了。

这样算来他都七十岁了，但完全看不出来。当然，他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但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十足，又笑眯眯的，看起来就是心境好的人。

爸爸惊讶道：你年纪都这么大了啊，你们的儿女呢？

老头摆摆手，依旧微笑着说：有个儿子，出去几年了，再也没有联系到，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人了；还有个姑娘。

爸爸又问：那姑娘呢，完成（或家）了没有，平时应该能来照看下你们吧。

老头笑着叹息了一声：姑娘就不要说了，完成是完成了，只是她也没得脑筋得（智力低下），又做不了事，自己都照顾不到，怎么能照顾我们呢。

闻言，我们都有些唏嘘，也没有再问什么。

过了一会，在吸氧的老太太咳嗽了几声，在被子里动了动，看样子是想坐起来。

老头忙走到老太太旁边，端起床下的垃圾桶凑到老太太头下，果然老太太是想吐痰。吐完后老太太躺下，老头子妥帖地扶她躺下后坐到一旁，没过几秒老太太又开始咳嗽起来。

老人又站起来在床边弯下腰问还要不要吐。

老太太咕哝着说：“可能吐可能不吐。”

听了这话老头就笑了起来，然后老太太也跟着笑，我确定那笑声里没有任何哀怨的意思。

虽然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笑，只是听着他们的笑声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坐在对面的病床上，只觉得这样的场面温馨又心酸。

出了医院我一个人走去公交车站，那时候刚二月底，三月将来，那天天气出奇地好，阳光倾泻而下，周身都是和暖的风。街道旁的绿化栏里，一片粉嫩的纯白的花骨朵，偷叶梅腹郁的香气在风中散开。

冬日似乎已经过去，南方的春天到来了。

哪怕是在北方，也是有春天的。毕竟春脖子再短，也是个脖子，而不是多余的阑尾。

月初的时候朋友给我讲，说他们去了乡下，满山都是桃花。

顺带发来的是几张没有任何拍照技术可言的路人照，可是还是挡不住满屏粉嫩的桃花，是真的“逃之夭夭，灼灼其华”，看起来就很迷人。

那几天长春真的还是处于冬天，干枯的树枝，花草树木都还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风刮得又大又冷，公园里都是衰颓的黄。我有些绝望。日历和人们的嘴里报的春天，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但好像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学校里呀，道路两旁呀，公园里呀，所有的花都约定好了一齐开放。不管是花香还是明媚的日光都来得让人猝不及防，但是人们已经久等了。在多少个清晨，总有人冒着寒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为听鸟语，为迎朝阳，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

季节匆匆来去生命不可思议，好好抓住片刻的欢喜。春雨，夏风，秋霜，冬雪，南北四时风景各不相同，热烈，温暖，凛冽，柔软，但每次季节的更替，无论在故土还是他乡，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这个地方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更心存感激，满足于所见的事物。

这是春天带给人们永远新鲜的、温暖的、柔软的希望。